

敦煌写本 P.2481 号性质再探

周兴涛

(四川大学 文新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敦煌写本 P.2481 的性质曾引起人们关注,但没有统一的看法。文章将它与同时代的判文一起比较,发现它们在结构、风格、称谓等方面都很相似,于是推断它是判文中的拟判,不属于狭义的书仪,可归属于广义的书仪中。

关键词:P.2481;书仪;判文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09)02-0052-04

0 引言

敦煌写本 P.2481 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王重民先生《伯希和劫经录》将之归为书仪,云:“存僧尼第二、儒学第三、祥瑞第四、庆赏第五、祠祭第六、礼仪第七,每类前有‘都头’,盖在起头时通用,未有‘都尾’,则在结尾时通用。”饶宗颐先生《敦煌书法丛刊》将 P.2481 全文影印,并置于 13 卷《书仪》中。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目录解说见解与王、饶二先生同。周一良《书仪源流考》认为它像是审判的语言,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书仪,是属于《记室备要》一类为应酬公务往来的公文程式。^①赵和平进一步称:此写卷不属于书仪三种基本类型中的任何一种,推断它是唐朝前期尚书礼部所属之礼部、祠部据留司格文拟定的公文程式,原撰成时间在贞观十一年至天授二年间,写本形成时间大致在永徽到垂拱时期。^[1]

1 “书仪”之论

书仪就是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供人套用模仿。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略论》将之分为朋友书仪,专叙友朋离别思念之情;综合性书仪,包括序言、吉凶往来、婚丧仪礼、门风礼教等;表状笺启类即官场中往来应酬的范文三种,此外还有提供给人们写各种文体的参考范文,即广义的书仪。^[2]P.2481 写本,缺书名,存子目:僧尼第二、儒学第三、祥瑞第四、庆赏第五、祠祭第六、礼仪第七。每一子目下列若干细目。“僧尼第二”下细目有:“私度”、“聚讲”、“贮积”、“盗物”、“擅离寺”、“过斋行”;“礼仪第七”有“册命”、“朝见”、“衣冠”、“宾会”等。具体内容究竟如何,不妨录之如下:

道士第一(拟)略

僧尼第二

(都头)妙力难思,神威罕测;趣包生灭,理会有无。是以觉相分辉,遍三千而显相;法身流号,冠百亿以标尊。泊乎汉梦霄通,微言载阐;周星夜陨,至教遐□。由是惠日流辉,慈云□润。化成易憩,变现之力良多;火宅难居。诱谕之门不一。某乙浮生若海,寄息尘劳,知俗网之婴身,悟法船之运已。

(盗物)自可栖神道树,浴想禅河,凝四谛欲深田。运三乘于觉路。何得轻行贪冒,屡盗锦于人间;辄肆奸回,希惠缣于梁上。至怪自身之物,曾无意于檀波;爱他人之财,专有情于盗窃。

(都尾)既而迹缘事显,豊逐情彰,点(玷)慈教于三天,秽仁风于十地。徒使坏衣落发,入道出家,奸诈百

收稿日期:2008-11-24

作者简介:周兴涛(197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生。

①详见周一良《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1995 年 5 期;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1987 年版。

端,何殊俗类?欺诬万计,更甚风流。按金口之微言,已获无边之罪;据王条之明制,宁当有舍之科?理宜置以严刑,庶将惩其慢犯。

儒学第三

(都头)太素凝淳,诗书未著,上玄澄粹,礼乐犹潜(原注:言上古淳朴之时,未有诗书礼乐)。泊乎清浴呈祥,浊河飞瑞,六书八卦,郁映蓬山;万卷五车,昭彰芸阁。由是壁池凝镜,方开善诱之津;槐市舒帷,爰启琢磨之路。

(贡举不精)某乙幸沾庠序,吞预观光;方期释褐之荣,爰(左“车”右“尔”)代称之望。自可苏锥刺股,无懈学于牛毛;孙发悬梁,有希成于鳞角。何得滥侧齐竽,虚参鲁服?遂使羽弱风高,竟退飞羽鹳路;鳞纤小鱼,终点头于龙门。

(都尾)斯乃矜彼清猷。尘兹景化,既方彝躅,且昧通规。闇(五典/四教)于情郁;昧(三坟/九章)于省国。屡失扣端之道,频伤(函丈钻仰/尊祭求达)之仪,若不置以科绳,岂谓明其惩劝?(勒/听)归本局(局贯/学职)任(自推/更批)寻。

祥瑞第四

(都头)道格圆穹,天不秘宝;惠覃方礴,地不潜珍。故绿错摘,式表双瞳之德;玄珪效祉;爰标三漏之功;莫不列懿金编,流芳玉篆。圣上风高骤帝,化轶驰王。动植沾恩,飞沉沐庆。故使昭彰瑞录。书殚东郭之豪;郁藹祥图,记尽南山之竹;史题府纳,朝夕相趋。至如某(奏/申)称,颇符玄契。

(芝草)灵芝擢秀,间青紫以扬辉;仙菌抽华,杂玄黄而绚彩。

(都尾)斯乃桢符万代,福应一人。洞七耀于金晖,长谐宝历;叶四时于玉烛,永契璿阶。寿轶南山,尊隆北极。理可书芳简册,遍诰环瀛。明至德之玄通,悟幽灵之叶赞。所(见/出)州(都/邑)并合褒优,各(下/牒)本州,仕准常式。

庆赏第五

(都头)得一居尊,隆化覃于有截;通三贱贵,□泽浹于无垠。然则荣庆所加,同天普赖;班锡(赐)所逮,匝地咸欢。莫不被渥一时,传芳百代。钦详往古,靡替嘉猷;祇鉴来今,宜崇令范。

(王子婚)某王子分华若木,遥承八封之辉;演派咸池,远沐五潢之润。既而兰滋长坂,堆城之业克隆;桂馥小山,盘石之基永固。理翼择彼祯淑,光此好仇;必须德被礼经,容周图相。

(都尾)斯固朝廷彝典,今古同尊。凡厥职司,各奉程准;苟或遗阙,必陷刑科;请更推绳,随事处断。

祠祭第六

(都头)缅鉴遥图(缅,远也;鉴,视也。),实有禋宗之礼(尚书云禋于六宗)。钦详昔典,非无郊祀之仪。莫不千帝同尊,百王咸奉。况今覃化地圯,德被天隅。犹复斋事圆青(天也),函陈苍璧(函,数也,周礼云祭天用苍璧)恭祠方渚,屡荐黄琮(方渚,地也,言祭地用黄琮)祈望之节欠行,享祭之规无绝。

(都尾)是以循诸故事,创此新规,陈荐素郁轨仪牲弊久祥程准。自可尊承国典,祇奏朝章。罄如在之深衷,光享祀之通礼。何得不勤宫守,苟以私情?上乘祈望之仪,下失禋宗之敬。既冲汤网,宜置尧刑。请示本州节级科□。

礼仪第七以下只有六道细目及“都头”。显然,它们不属于狭义书仪的三种类型,却具备了广义书仪的特点。“都头”指文章开头通用的写法,“都尾”即文章结尾常用的模式,两者中间则是处理具体事件的写作套路。某些用典也要为模仿者解释一番,同时,那些在某处可以替换的文字,它们也有标注,如“儒学”(都尾)的“昧(三坟/九章)于省国。屡失扣端之道,频伤(函丈钻仰/尊祭求达)之仪,若不置以科绳,岂谓明其惩劝?(勒/听)归本局(局贯/学职)任(自推/更批)寻”中用“三坟”可,“九章”亦可,“函丈钻仰”与“尊祭求达”、“勒与听”、“局贯学职”、“自推与更批”的关系同理。显而易见,它们是专门供人学写同类文章的范文,说是广义的书仪能够成立。

2 “拟判”之论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内容对性质的判断有无帮助。周一良、赵和平先生定为“公文书式”,前者更明确道:“像是审判的语言”。受此启发,笔者断定它们就是判文,并且是拟判。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按字书云：判，断也。古者折狱，以五声听讼，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吏为师，专尚刑法。汉承其后，虽儒吏并进，然断狱必贵引经，尚有近于先文王议制及《春秋》诛意之微旨。其后乃有判词。”学术界将 1975 年陕西省岐山县所发现的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铭文视作目前所见最早的判文。这段铭文记载了一起奴隶买卖纠纷的处理经过，其中有判决的内容，包括罪名的认定及判决结果，已初具判词的雏形。唐以前，判词保留下来的极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仅存 3 篇判词，语言朴实，质木无文。此外，《左传》、《国语》等史书中也有零星的判词记载。后人辑得董仲舒的《春秋决狱》^[2] 232 则判词中数则，它们是前面虚构一个案情，后面则道出判决的理由和结果。

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在唐代，制作判词已成为文人学士仕进为官所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从而成为他们政治乃至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明·吴讷《文章辨体》云：“按唐制，凡选入选，其选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放。盖凡进士登第及诸科出身，皆以此铨选。”唐代吏部选拔官员的铨试所设身言书判四科中，最重要的是判，“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观之”。^[3]在士子走向仕宦的层层关卡中，几乎每一关都有试判这一项，这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命运，制判考察的内容也有变化，起初是“取州县案牘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后来因参加考试的人太多，“案牘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但是“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于是就“征辟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4]难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偏，案例也由实而虚。在这种背景下，就出现了大量的供士子学习研磨的判文集，如张鷟《龙筋凤髓》100 卷、白居易《甲乙判》一百道一出，天下风行。

吴承学先生《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将判文分为：拟判、案判、杂判三种。^[5]拟判是为准备铨选考试而作的，案中人物用天干代替，故称“甲乙判”，案判是官员处理案件或公务中实际写作的判文，杂判是非处理正式的案件或公文，在日常生活中针对某些事情有感而发的判文。杂判，其实是以判的形式写的杂感，不具司法性，案判则平易随便，通常是不甚讲究的简短骈文，甚至有时是口语化的片言只语，拟判则有一定体制，有题与对。题即需要作出判断的案件或时间原委，对就是判词，判词要就题目作论述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多以骈文写成，语言讲究。现举一例《甲乙判》中《得乙有同门生丧亲将往吊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遗嫌而已或诘其故云交道之难》：

子道贵恭，当从理命；交游重义，盖（一作盍）恤哀情。孝不在于诡随，仁岂忘于恻隐？乙父训乖爱子，道沫择交。况求益之初，无友不如己者；及居丧之际，凡人犹合救之。既罔念于一哀，是不遵于久要。苟知生而不吊，虽赠死以何为？旧馆遇丧，宣父尚宜出涕；同门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纵申遗帛之诚，岂补赠藁之义？肆一拂之怒，父兮既爽义方；杜三谏之辞，子也亦亏孝道。宜哉或语，允矣知言。

此判的“题”是“得乙有同门生丧亲将往吊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遗嫌而已或诘其故云交道之难”，对可分三层意思：“子道贵恭，当从理命；交游重义，盖（一作盍）恤哀情。孝不在于诡随，仁岂忘于恻隐”先泛说子道与交游的关系，此第一层；“乙父训乖爱子，道沫择交。况求益之初，无友不如己者；及居丧之际，凡人犹合救之。既罔念于一哀，是不遵于久要。苟知生而不吊，虽赠死以何为？旧馆遇丧，宣父尚宜出涕；同门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纵申遗帛之诚，岂补赠藁之义？肆一拂之怒，父兮既爽义方，杜三谏之辞，子也亦亏孝道”为第二层，结合题中具体事件分析论述，“宜哉或语，允矣知言”则是对本案的处理意见，作者对乙父的做法进行批评，肯定了“或”的看法，此第三层。回过头来看 P.2481 写本的结构，我们发现：“都头”相当于这里的第一层，“都尾”则类似于第三层，中间则与二层作用相同，它的题没有标在开始部位，而是出现在中间部分，用括号与正文区别开，如“僧尼第二”之“（盗物）”、“儒学第三”之“（贡举不精）”、“祥瑞第四”之“（芝草）”、“庆赏第五”中的“（王子婚）”。

结构上如此，再看称谓。《文体明辨》：“今所传如某某有姓有名者，则断狱之词也；称甲乙无姓名者，则选士之词也。”其实，拟判也有用姓名的，但最多的还是用天干来代替。P.2481 写本中涉及的人物名称有“某乙”、“某王子”两种，显然是虚拟的，其余未见人名的或缺中间反映事件情况的部分（即题），如“祠祭第六”；或不牵连人物，如“祥瑞第四”。

还可以从语言风格来考察。举《龙筋凤髓判》中同样涉及到王室婚事的《公主出降礼钱判》: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礼钱,加长公主二十万,造宅第费亦如之,群下有疑。

(都头)金机札札,灵姿皎洁于云间;银汉亭亭,少女倭迟于异位。故潇湘帝子,乘洞浦而扬波;巫峡仙妃,映高唐而散雨。公主秣华发彩,薜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两香飞之日。

三公主婚,鹣鸾接羽,百枝灯烛,光沁水之田园。万转笙芋,杂平阳之歌舞。玲珑玉佩,振霞锦于仙衣;熠熠花冠,点星朱于宝胜。飞鸾镜匣,向满月以开轮;仙凤楼台,映富蕴而写盖。弄珠分态,江姊为之含嚬;火箭成婚,天公为之蹙笑。

(都尾)肃雝之制,盖异常伦。筑馆之规,特优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则亲疏顺序。先帝女之仪注,旧有章程;长公主之礼容,岂容逾越?(为了比较方便,括符内“都头”、“都尾”为笔者所加)

经过处理的判文与 P.2481 结构就很相似,如果再把“永安公主出降”移至“三公主”前,去掉“题”,就完全一致了。该判文首先写出帝子之尊,犹“都头”,次言公主出降礼之繁盛,末言公主出降的费用不得超过长公主,即“都尾”。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赞其:“藻采鲜妍,风华掩映。”^[6]此判全为骈语,对仗精美,用典繁多,征引赅洽,有缛丽之风。它与 P.2481 写本中“庆赏第五?王子婚”的结构、句式、语言风格极为统一。张鷟的活动时间范围在显庆五年(公元 659 年)至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 年),而 P.2481 写本原撰成时间为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 年)至天授二年(公元 690 年),这种风格的一致与当时的文学风气是吻合的。

还有一个证据。“道士第一”后有一加了括符的“拟”字。这证明了原写作者是为了参加考试或者为以后实践判案而拟写的判文。

3 结束语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敦煌 P.2481 写本是一本供人模仿练习用的拟判文,属于广义的书仪。它与本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文明判集残卷》和《麟德安西判集残卷》中的判词一道成为重要的唐代判词史料。吴承学《中国古代判词研究》认为它们与《龙筋凤髓判》、《甲乙判》中的判词相比,有显著的特点:其判词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几乎涉及所有的社会关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客观情况。这些判词中,既不乏刑事判词,又兼而具有民事和行政管理判词,从而揭示出唐代判词在适用范围上的广泛程度,是为确论。

参考文献:

- [1] 赵和平. 敦煌写本性质初探[J]. 文献, 1994(4): 16-19.
- [2] 周一良. 唐五代书仪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3] [元]马端临. 文献通考·选举[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4] [唐]杜佑. 通典·选举[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 [5] 吴承学. 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J]. 文学遗产, 1999(6): 18-21.
- [6] 高步瀛. 唐宋文举要·卷 2[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Probe into Dunhuang Script P.2481

ZHOU Xing-tao

(Literature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Dunhuang script P.2481 once aroused people's attention, while did not reach the uniform view. This article compares it with the articles in the same time, confirms the similarities in aspects of their structure, style and name, therefore infers that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narrow book meter, which is classified into the generalized book meter.

Key words: The P.2481; Book meter; Sentences article